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每一株小苗都会长成大树

吕品芳

学校每周都会举办升旗仪式,每次观看升旗时,我惊奇地发现,教学楼楼顶竟然长出了一株小树苗。那树苗似乎是从砖缝中冒出来的,它只有一株草那么大。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朋友说树苗迟早会死。我心中虽有些不快,可也不得不承认朋友说得对。砖缝提供的生存空间有限,树苗能长出来已是不易了,又哪里来的空间让它继续扎根,何况,即使根扎好了,树苗生长需要的养分和水又从哪里来?

从那天起,我就像患上相思病似的,每天都要去看看小树,刮风时,我会担心它被风刮走,不下雨时,我又担心它会被旱死。好在,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树居然越长越壮了。

某天,我突然在学生的本子上看到了那株树苗,绿绿的树苗画在黄色的纸张上格外好看。只是,与可爱的画风不符的是孩子写在上面的字,他写的是:“没人会看到你,也没人会看到我。”

看着那行字,我的心仿佛被扎了一下,很不好受。

这个孩子在班里并不出众,他个头小小的,瘦瘦的,学习成绩虽不至于惨不忍睹,可也好不到哪儿去,每次考试,他的成绩总在倒数后十位里。

一时间,我还真的想不出他有什么优点,我只能悻悻地合上笔记本。

但是从那天起,上课时,我会常常叫他起来回答问题。起初,他回答问题时总是断断续续的,一句话要说好几次才能说完。但几次之后,他已经能够流利地回答问题了,答案虽然和标准答案有差异,可是,以他的水平来说,这已经是超常发挥了。再到后来,他竟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了。

他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只是,在找其他老师了解了他的上课的情况后,我心中的喜悦被冲淡了许多,他在其他课上依旧如往常那样,回答问题,一点自信也没有,总是说两个字就不说了。即使老师想鼓励他,可他落下的那些知识,没法一下补上,尤其数学和英语。而且,也不能每个老师都对他格外照顾。

我明白,我得另想办法。

可巧,半个月后,学校要举办一次美术比赛,我便让他也参赛了。

作品收上来后,我翻了翻,很快就找到了他的作品,依旧是那棵长在楼顶的树。不过,他这次画的树比上次画得高多了,枝叶也更繁茂。我很想给这树起个名字,让它能多吸引点儿评委的注意力。然而,想了半天,我愣是没想出一个合适的名字。即使是“生命树”这样的名字,我都觉得不够配它。最后,我只能将他的画原封不动地交上去。

那些天,我一直在忐忑地等待结果。我想,如果他的作品不能被评奖,我该怎么安慰他。

好在两周后,结果出来了,很幸运,他的作品被评为优秀奖,评委给的评语是:善于发现美也是一种独特的美。

当他站在领奖台上时,他的腿打起了颤,握着奖状的手也在抖。评委让他讲述创作灵感的时候,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他说,他在楼顶发现那棵小树后,觉得树和自己很像,被整个世界遗弃了,没人会看到树,也没人会看到他。可是,后来,他发现情况变了,我看

到了他,我对他有了关注,他尝试做了自己以前从没做过的事,他找回了一点自信。接着,他又去看了树,他发现树似乎长大了点,叶子也茂盛了点。他不知道树什么时候会倒,可他想留下树的样子,他不想树只被他一个人看到。说完,他手指向了楼顶。

在那个下午,大家都看到了楼顶的树,也都看到了他。

学校领导为了激励孩子们,便请了搞绿化的工人来,工人们帮楼顶的树安了一个新家。

如今,那棵树已经成了学校的一个景点,好些年过去了,它依旧郁郁葱葱。至于那个瘦瘦小小的孩子,现在成了我的同事,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任教,他们班的孩子都说他是最会画画的语文老师,可他却说我是最会画画的,我帮他画了一幅不一样的人生图。

然而,在我心里,他才是那个帮我画图的人。他让我知道,每一株树苗都能长成大树。即使这树苗生长环境再苦,树苗再弱,我们都不能放弃让它成为大树的希望。

每一株树苗都有可能创造奇迹。

在城里种菜

米丽宏

从秧苗市场出来,我的车篓里多了60棵菜苗。

买下这些苗,我有一种领养别人家孩子的心理:深怕哪儿照顾不周,伤了它们。不过,它们很精神。有的仰着光滑的小脸儿,有的长着浓重的胎毛。有的腮裂深深,像一个大笑没有收住,嘴角一下裂到了耳朵根儿;有的长着两瓣胖小手一样的小圆叶,准备擎起一株苗的无限可能性。

我爹说,种菜是细活儿,讲究时令,讲究技巧;还要舍得下功夫,种菜如绣花。

儿时种瓜点豆的往事,留给我的诗意的记忆。一般村子里的菜园子,面积都不大,两三分地左右,因此劳作过程不苦。菜园子最大的活计,不过是刨坑和取水,也都由大人承包了。我爹刨坑时,很轻松,好像不是刨,而是点、是触,是轻轻唤醒。他享受着这个过程,从动作、表情到内心,都快乐着,因娴熟老练和自信而附加的那种快乐。

一溜儿土窝窝,从他身后跑出来。那些窝窝碗口大,碗来深,只远一个,半尺远一行,等着接纳种子或秧苗。我们撒籽、掩土、植苗,踢踢踏踏,嘻嘻哈哈,也很快活。

时光一去20年,如今我移居小城,远离了故乡,也远离了翠生生的菜园。

今年正月,邻居搬走,将他公司一块空地委托我们打理。好哇。种菜哪!当然要种菜!我站在那块“屁墩儿”大的地头认真规划了一番,分区、划畦、插篱笆,有模有样地开始了。

我们前后把地翻了两遍。翻地的事,专门请教了种菜能手。我爹在电话中说:“翻头遍,给菜地透透风,翻二遍,给菜地秧秧肥,三遍呢,可翻不翻。翻了,菜地肯定会记住。一高兴,让你多收两篮子菜,小事一桩。”

第一次翻地在惊蛰后,土地酥酥,草根错杂,半睡不醒的两只蚯蚓被挖出来,曲里拐弯,不胜惊惶。其中一只还被我不小心铲成了两截儿,两下各自迅速进了泥土。一只老蟾被惊醒,鼓着满身灰疙瘩和一个大肚子,迟迟疑疑蹦远。

第二次翻地前,我们从郊外农家寻来一袋牛羊粪。先撒满地面,铁锹一翻,粪肥入土。沉黑的土块儿,一锹压一锹,像覆瓦的屋顶。铁锹一搂,平整细腻。打畦,起垄,编织篱笆,是像模像样的一片小菜地!

我买的菜苗是西红柿、黄瓜、辣椒、洋葱、茄子、圣女果,各10棵;还计划种西瓜、甜瓜、苦瓜、丝瓜、笋瓜、南瓜,自己育苗。

卖种子老头问我称多少?我说,不用称,10颗就够了。

他从袋子里,每种捏了一撮给我,说不收钱了,不值当的。最后我硬给了他钱。

那些种子,我一摊在阳光下的纸面上,让它们见见光。细瞅很有趣:瓜种儿是种子中的“巨婴”:西瓜子黑而硬,甜瓜子窄而长,丝瓜子黑精精,苦瓜子圆蓬蓬……叶菜种子是微小的粒粒,芥菜、茼蒿、茴香、油菜、小葱,小得几乎不值一提,呵一口气就会不见。

我几乎要嘲笑它们了,可是也在疑惑着:这蚕卵般的小模样,会膨胀成一垄垄的绿,谁给它们的能量呢?我女儿更惊奇,平素她看到的多是超市、厨房、餐桌上的蔬菜,乍一见这些幽微的菜籽,稀罕得不行:妈妈,你确定能种出超市里那样的菜吗?

我不敢肯定。种菜不是容易的事:浇水,捉虫,锄地,间苗,追肥,引蔓……邻居说,他去年收的菜还抵不过自来水钱呢。

可是,种菜好像也不全为收菜,如很多人钓鱼不为鱼、工作不单为钱。种菜好像还为了满足一种念想吧:那种强烈的怀念和回忆,对美好时光的留恋……小菜园,就很容易让人回到内心里去。当手握锄头或提着菜篮,走入葱郁的蔬菜中间,就像迎面碰上南山的豆苗或诗歌。

我对女儿说:“种菜的过程就很美呀,看着菜长大更有意思。走走走,我们一起去种菜吧!”

我家的燕子

肖胜林

我家门楼依着西屋,宽大。阳春三月,暖暖的日子里,可以和三五好友坐门楼下,沏一壶茶,下三五盘棋。棋不在输赢,茶不究醇淡,日子安稳,岁月静好。

门楼下飞来两只燕子,那是10年前。它们相中了我家的门楼,“片片仙云来渡水,双双燕子共衔泥”,它们衔泥筑巢,还要衔草,每日忙碌。它们忙它们的,我们有时依旧在门楼里喝茶下棋。

没人想打扰它们,可有一日,它们飞来时,落下两点燕粪,落在棋盘上。我们抬头看它们,它们落在新筑就的窝上,歪着脑袋,瞪着眼儿看我们。于是,我们笑了,移桌到门外。

燕子起得早,天色薄明,它们就落在我家的晾衣绳上,叽叽喳喳,高高低低地说话。每天,在燕子的呢喃声里,我开门开窗,春天的气息便钻进房子里来。

我有时走近它们,它们并不怕我,很近了,才飞起来,飞到门楼底下,盘旋一下,依旧飞回来,落到晾衣绳上。一日中午,我开着房门,燕子飞进房子里来,不慌不忙地在房子里低飞。儿子便停了手中玩具,一动不动看着它们。我对儿子说:“瞧,我们家的燕子多可爱啊。”当然,也没忘教儿子几句古诗: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过段日子,它们的孩子出生了,它们每日里出去寻食,飞回来时,黄嘴丫儿的小燕子们就唧唧地叫得欢,张开大大的嘴。老燕有时久不来,小燕子就会探头探脑地张望。

最喜欢看雏燕被领飞。乳翼渐丰,小燕子在老燕子的带领下,从窝里飞出来,在院子里盘旋几圈,又都落在晾衣绳上。它们都爱干净,落下了,拿嘴巴梳理自己的羽毛。三天两天,小燕子们可以飞到我家的屋瓦上了,可以飞到邻家的院子上空了。再后来,小燕子们会飞上天空。天空里,它们忽高忽低地飞,流畅、舒展、轻盈。

热闹几日,小燕子们不再回窝,它们有了自己的新天地了吧。来来去去的,也只有那两只燕子。

我走在路上,看路边电线上时常落着七八只燕子,我想,那会不会是我家的小燕子啊。远处,有河沟,河沟上空也会掠过几只燕子,也会有几只燕子盘桓,我也想,那不是我家的燕子呢?

那年,玩家买了车。车大多时候停在门楼下。新车,多的是新鲜和热爱,常常勤拂拭。朋友说,车漆最怕鸟粪,鸟粪酸性,会腐蚀了车漆。那时,燕子还未解新燕。朋友说,趁现在,正好捣了燕子窝。又说,不捣燕子窝也可以,可以在燕子窝里放置别的鸟蛋,燕子便不会再来。

抬头看那燕子窝,看刚从外面飞回的燕子,心里总不忍。于是,找来旧时沙发垫,放在车后备箱盖子上,那儿是落燕粪的地方。三五日,燕粪多了,便清洗沙发垫。多了麻烦,但依旧可以看着燕子日日飞进飞出,听燕子日日低语,心里便多了安稳。

邻家有小女孩呀呀学语,年轻的妈妈教她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小女孩一遍一遍地学唱,稚嫩可爱的声音!是啊,又是一春,桃花红了,梨花白了,我家的那对燕子,也该飞回来了吧?



李陶摄

美的苏醒

耿艳菊

繁花争妍,不管阳光有没有惠及到,角角落落的草木都在渐渐暖和的南风里舒展着生命之美。

“春分雨脚落声微,柳斜斜风带客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肥。”这个时候,南方的花快萎谢了,我们这里才刚刚开始。在这之前,我也曾焦急过,看着枯干的枝丫,像扔在旧时光里的一枚生锈的铁钉,没有丝毫生机,让人气馁。

然而,所有的等待都不会是无意义的。花,早开迟开,不过是时间问题,早晚都要开,早开的,或许落寞更深些。迟开的迟落,美反而持久一些。等待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美。

年年花开,等待复等待,其实质,是一种美的苏醒。人生既有大江大海的辽阔,也填满毫不起眼的细枝末节。

楼道门口的草木中,印象中没有花树。早上出门,一株开着白色小花的花树赫然亭亭立在一丛四季青旁,闲闲淡淡地在朝阳里开着。我不由自主就停下来欣赏,几个陆续从楼上下来的邻居也驻足观看。

什么花呢?像李花,也像杏花。从来见面只相互看一眼或者点点头的邻居因为一株开花的花而站在一起像朋友一样轻松地聊

起来。原来看上去冷漠的面庞也是那么和气可亲。下次彼此再碰面,仿佛距离近了很多。大家一起乘电梯,空气里不再是阴雨天一样的沉寂了,有时候拎着菜,就会以蔬菜为话题聊几句家常。

我就是这样认识豌豆尖儿的。那天,和楼上的邻居一起乘电梯,她右手托着一捧鲜嫩的绿,枝叶很像我家花生生长期时的形状,不过花生的叶片比它厚,没它大。又觉得它的叶子的色泽很像小时候在田地头旺盛生长的幸运草。邻居说,那是豌豆尖,她老家人都喜欢吃的一种春季时令菜蔬。

豌豆并不陌生,超市里包装整洁的豌豆粒常得我青睐,或者买回一兜豌豆荚,坐在餐桌前,静静地剥一碗碧玉似的豌豆粒,也是日常生活很细致又充满着哲学味道的事情。一提哲学,就要想到形而上的高深思想,也许未

惊蛰那天,我翻开了菜地的第一锹泥土,像打开了春天的第一本书。这种偶然的巧合,使原本简单的种菜行为具有了极其自然的仪式感,同时仿佛有一种阅读的味道。

其实菜地就是当天租到的。长30米,宽两米,像一张长长的打印纸;正好60平方米,又像极了城里的单身公寓。

妻子满心欢喜地买了铁锹、锄头、尿瓢、薄膜。铁锹、锄头锃亮,闪耀着金属的光芒。

惊蛰是节气名,原本的意思是上天以雷声惊醒蛰居的动物,尽管有时并不是真的打雷。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象征,提醒人们赶快舒活筋骨,投入到工作中来。

我手扶铁把,脚踩锹肩,身体向前倾斜用力,仿佛是在向泥土致敬。铁锹厚重,锋利,配合着我,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泥土的深处。

被翻开来的泥土,湿湿的、松松的,泥土中的那些蚯蚓、土田鸡、螺蛳、斑毛虫,迷迷糊糊地走出地窖,揉着惺忪的睡眼,迎接

着春天的第一束光,在温湿的春风中蠕动。这真是一块好地,一块活着的地,一块能够自由呼吸的地。我尽量把土块挖大一些,免得经常把蚯蚓挖断,虽然它有“自愈”的本领,但是,我会为自己的过错伤心。

天气出奇得好!蓝天白云,菜花如金。豌豆、蚕豆也是花开正艳,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成群的喜鹊贴地飞行,时而落在菜地里觅食。

我脱了外套,脱了羊毛衫,只穿了一件单衣,还是挥汗如雨。暖暖的阳光,均匀地铺展在新翻的泥土上,呈现出动人的鹅黄,且在空气中浮动。菜地南端有几株桃树,开了一两枝花,淡红的花朵在水波上摇晃。我每次直起身来,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天高地广。

妻子挥动锄头,用锄刃把大块的土块挖开,再用锄顶把土打碎,同时把菜地两边田沟分出来。菜地翻开平整,晒了两天,吸足阳光和风,接着就要播种了。

种子早已买好。青菜、苋菜、人参菜、樱桃萝卜,都种了一些,还种了黄豆和玉米。

必不然。生活本身就是玄而又玄的命题,有时候,又如泥土一样质朴简单。剥豌豆是需要耐得住性子的。也像是等一场花开,一粒粒豌豆跳入白瓷碗中,那绿一点点堆叠着,一点点成为一捧绿,一碗绿。如果静不下心,绿意的堆叠只会增加急躁的心绪,本来安静美好的事倒成了负担。

味觉也有四季的,在南风里跟着草木苏醒。回家和爱人说起豌豆尖,两个人又风风火火地赶往菜市场。一个菜摊一个菜摊问过去,果然找到了豌豆尖。还买了香椿、茼蒿,都是春天的鲜味。香椿炒鸡蛋,年年春天要品尝的一道美食,带着思乡的情感。茼蒿是风雅的,每次吃都会想起苏轼。豌豆尖买回来,可难住我了,买到时只顾开心,也没问如何吃。还好网上一搜,吃法一大堆,清洗干净豌豆尖,随意掰两段,撒在蛋汤中,口感丝滑,味道清淡,这是我第一次吃豌豆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春天,不止是大地在苏醒,我们的认知和心灵也在苏醒、在成长。人间四季轮回,年年花开,我们还是会欣喜惊奇,哪怕熟知的东西,仍然还有其未知的一面。认识一些新事物,学习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哪怕是认识了一种蔬菜、了解一种食物,也是快乐美好的事。

我的土地我做主,但愿不把土地辜负。

女儿也是个行动派,不仅网购了羊粪肥,还给正在上幼儿园的外孙女网购了“小三件”(小锹、小锄、小桶),都到货了。女儿就住在菜地北边的小区,她下班后接回孩子,也参加到种菜队伍里来。外孙女挥动着小铁锹,使劲地在泥土上敲敲,咯咯的笑声比鸟鸣还响亮。她上过几节园艺课,看到大地上的泥土觉得更亲近。

听热心的菜友说,点黄豆、玉米时,挖个坑好出苗。妻子就用锄头挖坑,我往里面浇水,妻子再往里面丢豆子,我再往里面撒羊粪。外孙女样样都好奇,样样都参与,像喜鹊一样在田里乱飞,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豆子都有自己的房间”,这是她点豆子时随口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献给大地和植物的抒情诗。

之后,我们给黄豆、玉米蒙上地膜。这实在是多此一举,但不盖地膜,气温不够,怕不得出苗。农谚说,清明前后,点瓜点豆。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点下豆子呢。而且,着急的不仅仅是这一件事。

豆子都有自己的房间

徐斌